

执行摘要

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外汇储备金额累积达到 3.2 万亿美元，目前堪称全球最大的经常账目余额。2011 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为 2765 亿美元。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盛行经济重商主义。中国追求的不仅仅是竞争优势，而是绝对优势。换言之，中国的战略是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中，尤其是在先进的技术产品和服务领域取得成功。人们或许会认为所有国家都在如此做，并且断言，这是竞争的本质。但是中国的政策却与传统的竞争和国际贸易准则背道而驰。中国的目标是自给自足，而非贸易。就此点而论，中国的经济策略包括两个主要的目标：1) 发展并支持可以扩大出口、尤其

中国的全球化策略是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中取得成功。中国的目标是自给自足，而非贸易。

可以大幅实现增值以及减少进口的所有行业；2) 可以确保中国公司获得成功的方式完成上述目标。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是时候开始针对中国重商主义的现状作出对策了，因为中国将对美国经济，乃至市场的整个体系以及基于准则的全球化构成基本的威胁。

中国作为泱泱大国，其扭曲的重商主义政策非常广泛，这些政策将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害。大幅补助将人为地保持实惠的生产成本，这不仅会降低中国劳动力的成本，还会让全球生产体系的重心更趋向于劳动力，而远离资本，从而会降低全球生产力。知识产权被盗以及强制性技术转让会减少创新者获得的收入，让他们更难重新投资研发领域。各标准和其他进口限制规定的施行将使市场分化，令市场比原本的规模更小，从而将增加全球的生产成本。应该进一步地整合连接美国和中国的全球供应链，这对两个国家都大有裨益，而不是让中国政策继续偏重于绝对优势和重商主义。在此种情况中，结果将更趋于相同：美国工业和高科技输出流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增加和GDP增长。¹美国的这条道路与英国的情况非常相似：英国经济曾一度非常繁荣，但是现在，贸易领域却遭受着虚有其表、华而不实的困境，因而英国目前在创造良好的工作岗位和提升生活标准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中国的目标是通过创新的重商主义获得绝对优势，这与全球贸易体系的有效运作背道而驰，而全球贸易体系立足于竞争优势的概念：某些国家发现自己在某些领域比较擅长而且可能具有潜力，便出口自己在这些领域的产品和服务，然后使用该出口额，进口自己所不擅长的领域内的商品和服务。在第二大经济国拒绝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将无法施行可以使全球经济福利实现最优化的一体化全球贸易体系。就这点而论，中国的自给自足目标和重商主义政策从根本上与开放原则和基于准则的国际

贸易体系存在分歧，但是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曾承诺遵守该国际贸易体系。加入 WTO 的国家都会承诺遵守贸易体系，而非出口体系。美国（以及欧洲）贸易政策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对抗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同时继续将中国整合入基于准则的市场引导型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

其中的风险非常高，因为这个冲突不仅仅关乎于中国，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开始更积极地参与其中的情况下，还关系到整个全球贸易体系。中国的自给自足和重商主义方法体现了中国如何看待其在引起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WTO等全球组织支持的传统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基本思想差异。由于中国正日益声明“北京共识”优越于“华盛顿共识”（后者依赖的原则是：市场力量自我平衡、政府在提升该国公司和工人的利益方面时应尽少发挥作用），因此存在一个真正的风险，即前者而非后者，将成为全球其他希望提升生活标准的国家的指路明灯。我们已发现，巴西和印度等国家正通过加强重商主义，向中国看齐。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将很难维持这个根据经济学家最初愿景进行运作的全球贸易体系。1990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名书籍《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中写到“真正的全球文化已然形成，它以技术驱动型成长、以及实现和维持成长所需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中心”。ⁱⁱ 弗朗西斯·福山没有并且或许未能预见，从右翼独裁体制与左翼反资本主义的灰烬中可形成一个强大且成功的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平行的体制，也就是体现于术语“北京共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

如果自由贸易胜过北京共识，那就不能仅炫耀华盛顿共识的优越性，因为现在，其实际上是一个漏洞百出的成长和繁荣模式。在合法政府职责——刺激创新和竞争优势方面，其施加了过多的限制条件。但是北京共识不仅仅存在重大的漏洞，而且还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构成了基本的威胁。我们不应在这两种思想模式中做选择，而是时候考虑采用一种另类模式了——即“赫尔辛基共识”。芬兰和许多国家都从根本上作出承诺，实现全球一体化和自由贸易的愿景，但是同时认为，“良好的”非重商主义创新政策（例如：注资应用工业研究和技术转让领域，支持 STEM 教育、研发税收激励、国家技术战略等等）是支持其在全球市场上进行高效竞争的关键所在。他们重点关注消费者和生产商的福利，并认为，只有在其他国家都遵守准则的情况下，全球化才能够真正地造福大家。是的，华盛顿共识建议注资基本的研究和教育领域，但是其不愿意开发重点关注关键技术和行业的真正国家创新战略。华盛顿共识承认各公司间的相互竞争，但是却忽略了各个国家之间也在竞争，而不论是采用合理还是存在争议的竞争方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的多边组织需要开始在全球提倡赫尔辛基共识，以便各国不必在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间做出徒劳的选择。因为如果他们的选择如此有限的话，那么尤其在他们观察到美国和中国各自的经济效益之后，他们当中的多数国家将倾向于选择后者。

-
- i. Stephen J. Ezell and Robert D. Atkinson, *The Case for a National Manufacturing Strategy* (Washington, D. C.: ITIF, 2011), <http://www.itif.org/files/2011-national-manufacturing-strategy.pdf>.
 - ii.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von Books Inc, 1992).